

# 耳朵里的夏天

□ 何愿斌

夏天的清晨是被三两声鸟鸣唤醒的。大部分是斑鸠，“咕咕，咕咕”，声音短促有力，让我想起农人锄禾的节奏。斑鸠发音时，一字一顿，笨拙的样子，如啄食。百舌鸟的吟唱则欢快得多，俨然口技表演。炎夏时节，草虫繁多，置身欢乐季，它们在枝头轮番上阵，唱些颂歌是很自然的事。

从晌午开始，夏蝉的声音此起彼伏，拉开大合唱。最常见的蝉，也叫“知了”，附身高枝，像隐士。蝉声不绝于耳，又似一位琴师。有一种绿衣蝉，隐身低处灌木丛，发出拉警报器的巨大声响，断断续续，时高时低，合奏时，整个山谷仿佛都在振动。蝉在高吟之前，屈身于黑暗的泥土，少者三五年，多者十余年，像默默修行者。会发声的蝉为雄蝉，声音乃求偶信号。蝉的生命短暂，在秋天来临前，必须完成族群繁衍的使命。旧时，咏蝉诗词不胜枚举，蝉也是古代诗人命运的缩影和情感寄托。

夏天听雨，是常态。江南有梅雨，有古巷，还有乌篷船。舟中听雨，开帘观雨，雨打湖面，风荷举雨，姿态万千，瞬息即变。南方听雨，谛听的是别样人生，捕捉的是一种心境。听雨品茶，雨中博弈，滋味里有苦甜，招式间有玄机。度过风雨的人，心里头都深藏着几场雨，青葱欲滴，烟雾濛濛。

在夏天，我喜欢听风的声音。扇叶转动停滞的时光，翻翻案头书卷。时光如风，辛苦如夏。我在暑季耕耘，保持儿时观摩父亲的劳作姿态。我不怎么流汗，但文字里秉持露水的清冷。我的情感世界，留存着葳蕤草木的茂盛。



# 新米

□ 董如珍

时届小暑，又是一季稻米熟。至暑假，早稻熟了，大家很自觉地遵循“春争日、夏争时”谚语的提示，忙着开镰收割，生怕误了农时、农事。而新收的稻谷打出的新米，更是人们心心念念急于品尝的美味。

淘洗好的的新米，放在木甑上蒸煮，水蒸汽袅袅腾腾，很快将生米煮成了熟饭。揭开箴制的甑盖，一股浓郁的饭香扑鼻而来，瞬间弥漫整个空间。攪一勺米饭，饭粒个个晶莹剔透，糯白糯白。瞥一眼，激起的条件反射，让人食欲陡增，满口生津。捏一个饭团，也顾不了烫手，忙塞进嘴里。唾液中的淀粉酶与之充分融合，巧妙的化学反应，使米饭越嚼越甜，不忍一口咽进肚里。这样的米饭，无须下饭菜，便可津津有味、大快朵颐。

有些人家里的稻谷晚熟，这打不紧，邻里的互帮互助，可让你在同一时间品尝到新米的滋味。你可以拿着五升斗到别人家借来新米，以一饱口福，到时候再还米于人家便是。

别看如今由禾到谷、再由谷到米的过程很简单，割禾、脱粒、机米全部机械化，一气呵成。但这在1970年代以前，却要经过多道工序方能完成，且全凭人力，可谓耗时费力、历经周折。

田里成熟的水稻，一镰一镰地割倒，禾把在木质不解的板壁上用力甩打，“嘭嘭”作响。收来的稻谷潮湿、杂物多，须暴晒几天后再“扬谷”。谷物被铁铲抛向空中，借助风力，谷子混合物随即散开，再徐徐下落。禾衣、秕谷、稗草等较轻的东西落在远处，谷子、石子、泥块则落在近处。倘若没风，扬谷者会大声“哦喂喂、哦喂喂”地呼风，往往这一喊叫，还真的起了风。与谷子混在一起的石子、泥块等杂物，通过谷筛将其分开，这样，谷子的“净身”过程才算完成。

谷子脱壳大多用磨来完成，磨的外形像磨，原理也与推磨类似。磨谷是个体力活，一担谷下来，定然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也有用碾子来碾谷的，谷子放在直径五六米的圆形碾槽中，让牛拉着两轮的石碾转圈，牛代替了人力，则轻松了许多。不过石碾的重量要掌握好，轻了谷壳脱不了，重了米会被碾碎，须通过增减碾座上的石块来进行调节。脱壳后的米与谷壳，用米筛和木风扇分离，反复几次，最终得到糙米。

到了1970年代，大部分农村有了脚踏的打谷机，稻谷脱粒的效率大大提高。而且有了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机米机，使谷物脱壳简单容易，再经过风车一扇，米与糠分离，大米干净无杂物。

如今，超市的精制大米品种齐全，任人随意挑选。拆开包装，大米雪白发光，粒粒圆润。电饭煲煮熟的米饭热气腾腾，软糯可口。可在我们记忆深处的那些粗糙的新米，依然更为香甜，因为它饱含了我们曾经的艰辛劳动和难忘岁月。

# 夜行

□ 熊婉亦

昏黄的灯光洒在桥面，天已经黑了好几个小时。今天的星星很少，只有月光温柔的抚摸着大地上的一切，银白和昏黄交相辉映，描绘着这即将结束的一天。

桥上一个年轻人，步履匆匆，背着双肩包，要到对面去。昏暗的光线从上往下，穿透了他的整个躯体。他的头发发亮，呈银白色，不知是光线的反射作用，还是真的生出了白发；他蜷着背，低着头，双手插进裤兜里，疾步向对岸走去；微风吹过，桥下的水面泛起涟漪，波光粼粼，也吹动着他的发丝和衣角。

桥的这一边，广场舞的喧闹已经结束，还有几个大妈穿着一样的服装在河边散步。她们有说有笑，拉着家常；一个人牵着一只狗从河边走过，看不清人的模样，只知道小狗好像很调皮，总想往河边的草丛里钻，随后立即被主人拉住，再继续往前走，他们就这样走走停停；不久后，河边的马路上又来了几个刚放学的中学生。他们穿着校服，背着书包，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步行，在寂静的夜里，他们沐浴在灯光之下，迎着温柔又坚定的月光，你追我赶。他们在马路上肆意地奔跑，昏暗的灯光打在他们的身上，却显得格外明亮。

桥的另一边，灯火通明，那里有高速运转的写字楼和富丽繁华的商业街。夜已经深了，对岸的川流不息几乎归于了平静，但是高楼里依然亮着灯。远远望去，一间一间，闪闪发光。今夜的天空没有星星，但对岸的高楼里却似星星点点。看不见对岸具体的情况，也听不清对岸真实的声音，只能在这灯火通明中察觉出一些隐隐约约的影子在路上或者高楼里时不时地晃来晃去。

夜好像更黑了，世界仿佛更安静了。一些大货车疾驰而来，呼啸而去。

## 乡下的凉

乡下的凉，清风悠悠，水烟渺渺，至少积攒三百年幽幽光阴的堆积。

我住的这地方，从前是乡村，在城之郊。夜晚，我在周边散步，依然能感受到三百年的凉意。

说它有三百年的凉，是说这地方，三百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光阴深处，一直处于植物、庄稼笼罩和覆盖的清凉之中，即使是开通了路，但走的人、过往的车辆依然稀少，附近有林圃、菜地，分明潜伏着一种驱之不散的凉意。

三百年的凉意，有多凉？就是相比较附近不远处的路段，显得有一种特别的凉意。这种凉，至少积聚了三百年。如果没人打扰，它依然会一直茵茵凉下去。

这些由树木、庄稼、空气和水气所裹挟的凉意，是一直积聚的，天生的，先前就有的凉。

住在附近的老金说他从前自城里返家，回到出城九里路程的乡下，一段归程，一层凉。有年夏天，城里炎热，夜归，出了西门，感觉比城里凉快了许多，再走一段路，又觉得比西门凉爽了不少，最后回到被庄禾与一圈杨树所簇拥的家中，习习凉风，悠悠吹着，身上的汗，不知不觉就干了。

那些凉意驱之不散，至少集聚了三百年。也难怪，在先前，甚至更久年份从未开发的乡村处女地，无人打扰，连梦都是清静和清凉的，现在有人走近，哪怕是夏天的夜晚，仍会感觉到这三百年积攒的凉意。

## 竹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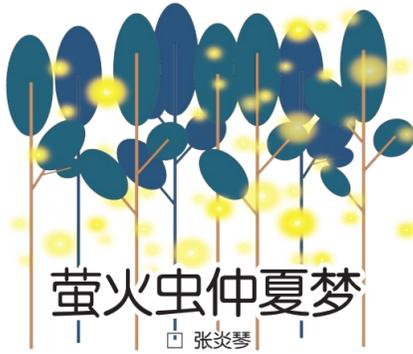
有竹子的地方很多，公园、单位、小区里。然而，真正体验竹之凉，还是从前睡过的竹床。

夏夜月光，一床竹之凉。竹子的凉，沁人肌肤，如老者温情地抚摸。人在少年时，那些如萤火虫般忽明忽暗的梦想，是由一张竹床承托的。竹床是一件老旧的家具，每一根竹篾浸润得变红发亮，是大汗淋漓，留在竹床上的包浆。那个睡在竹床上的人可曾想到，它们曾经是一群站岗中，风姿绰约的竹子？

长大变粗了，篾匠师傅将它们置于火上烤，水分渐渐蒸发，一把锃亮的篾刀，将它们一一破开、削平，就准备好了做竹床的竹篾。

一群竹子在清风中摇曳，它们也许曾想到过做一支行船时的竹篙，或者，做一架登高的云梯，不承想到被做成了一张供人憩息的床。

宋代诗人蔡持正暑天躺在竹床上翻书消暑，“纸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恍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酣然一觉后，听渔笛数声，恍然独笑。



□ 张炎琴

“萤火虫，萤火虫，慢慢飞，夏夜里，夏夜里，风轻吹，怕黑的孩子安心睡吧，让萤火虫给你一点光。”听着这首《萤火虫》老歌，我时不时想起小时候与萤火虫相伴的快乐的童年时光。

炎炎夏日，当太阳西下，晚霞印染了天边，蛙声开始奏响合唱曲时，在河岸边、稻田边就有一只只萤火虫提着小火灯笼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在漆黑的夜里，萤火虫在蚱蚱声、蛙声的相伴中迎风起舞。

夜晚，家人们在院子里乘凉，左邻右舍的邻居们便来我家，他们聚在一起聊庄稼的收成，欢歌笑语飘荡在天空中。而我和小伙伴们则在黑夜中捕捉萤火虫。捉萤火虫是一件难事，它时而飞得低，时而飞得高，时而旋转而上，时而躲进草丛，我们每次追着它跑，满身是汗。这时，母亲便会让我们吃井水里泡着的西瓜，一边吃西瓜一边看萤火虫又再次飞进小院，我们又开始捉萤火虫，萤火虫是我们童年的快乐源泉。

我很喜欢萤火虫，如果世界上有什么生物可以称为“童话中的精灵”，那非萤火虫莫属。有次，我捉了好几只用玻璃瓶养，想让它们一直陪伴我。然而不到一天，它们不是缺氧而死，就是绝食身亡。看着它们可怜的尸体，我满心都是愧疚。母亲安慰并给我讲了萤火虫的知识，母亲说：“萤火虫是鞘翅目昆虫。它们能够发出黄色、橙色、红色、黄绿色及绿色等多种颜色的荧光。萤火虫的卵、幼虫、蛹、成虫均能发光。萤火虫以蜗牛等为食，对农作物有益。”听了母亲的介绍，我知道萤火虫是益虫不能捉养。后来我们还是捉萤火虫，但是我们捉到后就会马上把它放飞，把它当成好朋友。

萤火虫在古代也深受人们的喜欢。萤火虫在古代称为“流萤”，古人也很喜欢它，在《古今注·鱼虫》中记载：“萤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熠，一名丹良，一名磷，一名丹鸟，一名宵烛。”古人为萤火虫取得名字多么好听，每个名字都美得让人怦然心动。

诗人柳永在《女冠子》(大石调)写道：“疏萤几点，飞来又去。”只是几只流萤，就把幽森的竹林小路变成了温柔仙境。《诗经·邶风》中写道：“我徂东山，滔滔不归……叮咛鹿场，熠熠宵行。”当在戍边的男子思念妻子，他便急匆匆地在夜色下赶路还乡。在漆黑的夜里一路为他照明的，是漫山遍野的萤火虫，宛如星光坠落凡尘。读完，我想这夜色是多么浪漫！在没有照明的时代，夜深黑又漫长，这时候哪怕只有一星半点的萤火，能萦绕相伴一路，何止是大自然馈赠，而是它如精灵般揉碎散落人间的星光，怎能不让人惊喜快乐呢！

萤火虫为我们的黑夜带来了光，带来了夏夜美景，我看着故乡田野里的萤火虫就会想起我们的童年生活，萤火虫的点点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 王太生

夏天的夜晚，长江下游的天气闷热难耐。置一张竹床于室外，人露天而眠。到了下半夜，一弯上弦月上中天，风摇树梢，草尖生露，天地之间，渐渐有了凉意。

我睡过的那张油亮的竹床，表面用井水擦拭后，散发丝丝沁凉。有时候把竹床搬到小河里去洗，那些清凉的水，从竹篾的缝隙，汩汩而过。

竹床上的凉意，是渐渐熨贴肌肤的，竹篾通透，人躺在上面呼呼大睡。这样的人生睡姿，有一种竹之凹凸，粗犷的风格。一根竹子被劈开、展平，吐露天地之间多少幽意。

## 荷凉

我经常散步的郊野公园，有一大片荷塘。每天围着荷塘转悠，清风荷香，一阵阵远播近送，亭亭绿荷，见之，让人心生静气。

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说：“荷花之异馥，避暑而暑为之退，纳凉而凉逐之生。”有荷花的地方，就有凉，荷面筋络清晰，孤雨生凉。

那些因水而生的凉气，在亭亭荷叶间积聚。一小片荷花，有一小片清凉；一大片荷花，有一大片暗涌的清凉。这样的凉，在夏天是难得的，令人神清气爽的植物清凉，于根部丝丝缕缕地析出，虽然看不见，但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 粥茶凉

伏天，乡人喜食糝儿粥。糝儿粥，即大麦粥，午后煮熟，将锅置水盆中，待自然凉透，手捧一碗，佐一碟小菜，咕噜有声地喝。凉透的糝儿粥，有麦之清香，加之不薄不稠，苦夏口燥，喝上一碗，既解饥又解渴，自生清凉。做糝儿粥的方法很简单：剩饭用水煮沸，把事先准备好的大麦粉清水搅拌均匀成薄稀糊，倒入锅中，一边倒，一边用勺子搅，搅匀后，文火煮一会儿，一锅色泽呈棕、褐色的糝儿粥很快做成。

除了糝儿粥，饮大麦茶也很清凉。大麦茶，顾名思义，就是用炒熟的大麦泡茶。一小把大麦，放入杯中，沸水冲泡，麦粒翻浮，饱吸水分后，沉于杯底，稍稍静置，麦粒泛一层茶浆，轻轻摇晃，茶香与茶泽，四散开来。旧年，乡下亲戚常送来一小袋，后来去超市和粮店去买。超市里的，包装精致，是用小瓶装。粮店里的粗犷一些，装在蛇皮编织袋里，可以散称，价格低廉。每年伏天，我喜欢买一些大麦粥回来泡饮。大麦茶经泡，泡上三四遍后，麦香味道还在。大麦茶宜凉喝，凉透的大麦茶喝起来清清凉凉的，大白天，从毒日头下回到屋内，喝上一碗，心神安定。

## 伏天

一地蔓藤子  
接纳灵魂的小毡房  
蚂蚱声高过一片胡麻的生长

炎热在霍霍银锄中  
闪着昨夜月光里  
藏着锋芒梳妆  
真想给你一个更好听的名字

白花花的麦茬用一阵风打开一扇窗口  
光阴的河流  
挽着一个心结  
支撑汗流浃背的天空  
记住了一个日子 (毛韶子)

## 瘦叔茶摊

黎明，  
瘦叔的一杯凉茶唤醒干渴。  
邻里伸腰赶来，尝一口，  
便懂小店茶香浓郁。

他的眼神语气，都很瘦，  
却总能戳中邻里心房。  
晨起而昏落，  
顾客多熟络。

故事别出心裁，  
岁月吹皱招牌，  
茶香抚平沧桑。  
瘦叔善解焦渴的心渴，

茶中融入珍贵热忱，  
菊花凉茶，花瓣带余晖，  
和着一缕缕灿烂  
绽放清幽芬芳。 (陈光荣)

## 热浪阵阵

烈日炎炎下  
空气里弥漫着阵阵热浪  
阳光如熔金般倾泻  
无孔不入地  
照耀在焦黄的土地上  
小蜻蜓躲在草叶的阴影里  
翅膀微微颤动，抵抗着酷热  
哦，一阵热风掠过  
风过之处，似火烧云动  
云朵之下，蝉鸣声声  
振翅高歌，呼唤着雨来  
大暑，大暑…… (龚凯健)

## 父亲的松木椽

是老屋上拆下来的  
像卸下故乡的浓思  
舍不得弃之

任其在尘埃时空中思索  
父亲徒步在城里拉回  
累得像一条条松木

他像松木一样硬的骨头  
撑起家  
撑起未来 (李想平)

## 微诗一束

柿子  
一团火焰浓缩成心  
像甜蜜的灯笼，悬挂于  
叫乡愁的枝枝桠桠上

眼泪  
谁秤过你的重量  
是悲伤时重呵  
还是喜悦时轻

露珠  
缀在草尖上的晶莹  
像孕育着一颗太阳  
多么举重若轻

红高粱  
收割醇酒般的阳光  
稻草人也该放假了  
它扛着秋，踉踉跄跄

暮归  
牛尾摇落夕阳  
父亲扛着犁  
老伙伴，一路无语 (何铜陵)

## 乡风不老

老屋表面被时光磨得凹凸不平  
篱笆墙披一身绿蓑衣  
紫苏高举清香，牵牛花  
年年吹响回乡的喇叭

青苔掩盖了田鸡夸张的尖叫  
斑鸠在田埂上大摆宴席  
庄稼地多了一张菜花蛇蜕去的皮  
乡风不老，轻拂我修长的胡须

土地蓄满阳光，雨水轻描淡写  
清晨，披一缕霞光上山  
我们用汗水记录欢喜  
夜晚，炸一碟豌豆下酒  
我们以新声填补梦的空白 (杨立春)